

故事里的沂蒙

『特别党员』牟宜之的沂蒙岁月

牟宜之，这位山东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，半生戎马，半世书生，命运多舛，但信念执着坚定。抗战初期他舍家纾难，以民国县长身份，迎接八路军115师进驻山东；129师军费紧张时，他将十万大洋捐献给八路军，解决冬衣困难……对于牟宜之的功绩，周恩来和罗荣桓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。

牟宜之(1908—1975年)，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喜欢读书。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夫，在济南读书时，他与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同处一室，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爱国运动和一些秘密革命活动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因为他与丁惟汾、丁君羊的特殊关系，得以接触到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人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安哲等。大革命时期他回到家乡，卖掉了妻子陪嫁的30亩地，购得枪弹，参加“日照暴动”。暴动失败后，只身逃到上海，转而留学日本。

1938年初，牟宜之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命为乐陵县县长。在这个治安混乱、土匪武装林立的“三不管”县，牟宜之上任伊始，做了两件事，迅速赢得了县民的口碑。第一件事，建立了一个廉洁高效的县政府。这个顶着国民党牌子的县政府，气象与往日县衙不同，无论是立法、行政还是薪俸，一切效仿八路军。牟宜之本人作风正派清廉，不取任何不义之财为自己谋利。第二件事，组建了一支县公安大队，剿匪平乱，维护治安。他曾亲率武装消灭了一股横行乡里、无恶不作的土匪。他对土豪劣绅、日寇奸商的不法活动严厉打击，杀了一个长期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捕房老总，处决了一个由汉奸引导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的日本不法商人。牟宜之在乐陵民望很好，当时人们把他和历史上的北海太守并提，说“北海追唐汉，东州饱露霜”。

1938年，八路军将领萧华率部进驻乐陵，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忙致信牟宜之，命其全力刁难，并许以高官厚禄。牟宜之不以为然，而是举一县之力全力支援八路军，他还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，乐陵县完全成了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，牟宜之本人也成为中共特别党员。

沈鸿烈见牟宜之站在了共产党一边，气急败坏地赶赴乐陵，怒斥牟宜之：“你是我的人，为什么

要听共产党指挥？”牟宜之反驳道：“笑话，我怎么成了你的人？我是中国人！谁抗日，谁为人民谋福利，我就听谁指挥。”

沈鸿烈见无法说服对方，以另有委任为由强行把牟宜之挟持上车。结果大批百姓拦截住汽车，挽留牟县长。最后，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，对准人群，但老百姓面对威胁毫无惧色，不予让路。沈鸿烈只得将牟宜之推下汽车，愤愤离去。

1938年6月，八路军129师到达与乐陵接壤的冀南开辟抗日战场。由于时局艰难，再加上国民党当局故意克扣八路军军饷，129师军费十分紧张。此时的牟宜之手里，拥有《山东日报》办报时所积累的资金，加上在乐陵剿匪时缴获的财产总共十万大洋。至于这笔钱应该怎么花，牟宜之一直没拿定主意，直到他在八路军总部遇到了彭德怀。当时彭德怀身穿一件破棉袄，满身的油灰，同志们都劝他换个棉袄，彭老总却得意地说：“满是油泥，正好挡风。”牟宜之没有想到堂堂的八路军副总指挥，竟然穿着如此破旧的棉袄。于是，他拿定主意将手头掌握的十万大洋都给了刘伯承、邓小平所在的129师，为部队购置棉衣，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困难。

1941年春，牟宜之调任鲁中沂蒙专署任行政公署专员。此时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牟宜之也投入到艰苦的反“扫荡”斗争中。他率领专员公署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，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，他们一面打击敌人，一面发动群众反“扫荡”。一次，他们被包围在一个山头上。山下炮击，天上飞机轰炸，情况十分危急。牟宜之毅然写下绝命书，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。那时我军与敌人彼此都看得十分清楚，敌人的炮弹就在牟宜之周围爆炸。牟宜之并没有惧怕，他对着敌人，用日语大喊：“你们打得不准，还得练练本事，才能打着老子！”还有一次，牟宜之因病不能行军打仗，在山洞里待了一个月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结果伤口和衣服黏在一块儿，又痒又痛。他不为身体的不适而担忧，反而对自己不能战斗感到惭愧。在反“扫荡”之余，1941年4月到7月，他曾组织民工6.5万余人，在沂河与汶河交汇处，修建了沂南袁家口子大堤，使下游30多个村庄、数万亩良田免遭水患。

牟宜之还创作了大量诗歌。2009年，《牟宜之诗》出版。牟宜之也被世人称为“国士”。



《南池杂咏》：“几株古树护澄池，池畔三间老杜祠。便弗叩还下拜，此人诗合是吾师。”《少陵祠》：“城南数武有园池，池上原存工部祠。空后绝前心早下，因文循道步迟移……”

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，乾隆再次游南池，巡漕御史沈廷芳奏请乾隆题“荅臣诗史”杜甫祠额，并为勒石。此外，康熙还书写了杜甫《与许主簿游南池》诗，并刻碑竖立南池内。沈廷芳也写了《南池宴集》诗：“任城好春色，多胜属南池。高柳色如染，繁花香满枝。”对南池风景推崇备至。

桐城派散文家管同月曾于秋日来游南池，并作《游南池记》，称赞南池之胜及赏游之快，不禁让人幽然神往。其文说：“……溽暑初退，凉飈乍兴，菱结实以将熟，荷余华而未损，草树蒙胧，布列池外。于时聆其下，则漕舟方过，吴歃越吟，毕达墙内。而瞰其上，正见太白楼萃然，如飞翬翥凤，鼓两翼而下覆斯池者。于是坐小亭，面曲槛，商谈古今，间以谈笑，穷半日之欢。”

清代济南人唐奕恩也曾于秋日游南池，作诗《秋日游济宁南池》：“昔贤吟赏地，亭馆到今留。老树阴全合，清泉水乱流。雨昏池草暗，风冷渚莲秋。更约携尊酒，同登太白楼。”他在游南池时，天雨突袭，但不扰游兴，反增幽趣，甚是难得。

清代吴兴人潘本估也写了赞颂南池的诗《南池荷净》：“菱熟蒲荒不记秋，丛祠香散藕花幽。竹深荷净依然在，争似当年丈八沟。”“南池荷净”与“行宫春树”“白楼晚眺”等并列为“济宁八景”。潘本估将“济宁八景”之一的“南池荷净”作为诗题，寄寓了作者无限的感慨、忧思。

清咸丰版《济宁直隶州志》简短记叙了南池之景，让人感到有诗画之美：“……其地可数十亩，夹池皆古柳。东西各一亭，东曰‘濯纓’，西曰‘君子’。两亭前后列树梧楸，皆百年外物。芙蓉弥望，静香袭人……每及残秋，菱熟蒲荒，蝉鸣森木之句居然在眼前。于以凭吊往踪流连时物，是以宴赏之区风雅所托也。”

这段话中包含了两个亭名“濯纓”“君子”，合起来注释了被列入“济宁八景”之一的“南池荷净”，同时赞誉伟大诗人杜甫品格之高洁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

□赵瑞峰

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济宁任城时，曾游览南池，写下《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》诗：“秋水通沟洫，城隅进小船。晚凉看洗马，森木乱鸣蝉。菱熟经时雨，蒲荒八月天。晨朝降白露，遥忆旧青毡。”由于杜甫此诗，南池遂成济宁名胜。

杜甫所游的南池，据《济宁县志》记载：“在城南三里许小南门外。”也就是在唐代任城古城东南隅小南门附近。

这个南池并非明清时期的南池，而且至迟在元代已湮灭。明清时期的南池，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载：“在城南……池北距城只二丈，东西相去二百步。城上重屋为太白楼。”明清时期的诗文也说：“太白楼下有南池。”“城南数武有南池。”

唐代济南北池的情形，除了《济宁县志》简短的几行记载外，只有杜甫这首诗了，因此很难说出具体地点。明清时期的南池，因其地处济宁城南墙太白楼之下，得地利之便，来游太白楼的文士也就顺便游览南池，因此南池也就出现在一些诗文中。这虽是零篇短章，但有一些今天还能看到，翻阅这些诗文，明清时期济南北池的形象逐渐清晰可辨。

明代胡尹嘉《游济北记》中就有关于南池的内容：“……荒蒲弱柳，助其郁葱。碑林立……至南池……今沟堙壅塞，不复通远水矣。池延城下，长倍于广，柳夹池蔚合，望之杳杳若数里也。败荷万叶，支离地面……”胡尹嘉游南池时正值初冬，因此所见是一派萧瑟景象。

清代王士禛的《带经堂诗话》也提及南池，他说：“济宁州……出小东门至南池，渊著滢泓，菱荷被渚，夹岸杨柳，绰约近人，最为佳境……复有一亭刻杜诗，明嘉靖间都御史詹翰所置也……”其中的菱荷被渚、夹岸杨柳正是南池最显著的自然景观，另外还有观亭、有碑刻，虽不及后来之众，但也初步构成了明清时期南池的人文景观。

有清一代，游济宁南池并有记录者不乏其人，若论名气之大、游览次数之多、诗词数量之多，还要推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每次南巡至济宁时，都要到南池凭吊，且每次都题诗，如《题南池少陵祠》：“狂歌适陟太白阁，苦吟今瞻子美祠。咫尺遗踪踪左右，吾心乃觉醉于斯。”

【史海钩沉】

明清人诗文中的济宁南池

【民间记忆】

龙口那些带“黄”字的地名

□李启胜

在龙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很多地名都带“黄”字，如黄格庄、黄家村、黄城集、黄河营、黄水河等。追根溯源，原来历史上龙口市曾叫黄县，1986年经国家批准撤销黄县，设立龙口市。今日龙口市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中的一员。

在龙口，带“黄”字的地名中比较有名的是黄河营、黄山馆和黄城等。

清康熙、雍正年间，黄河营

居民渐多，散居于石城周围。乾隆、嘉庆年间，黄河营港口已成与辽东半岛的贸易口岸。因有北通辽东的便利交通，历代胶东人也多从这里登船过海“闯关东”。同治、光绪年间，黄河营村因驻军改称军营，中日甲午海战期间，黄河营港是重要的海防军备港之一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龙口籍作家张炜先生和他的“万松浦书院”就建在距离黄河营村不远的那片青葱翠绿的海边松林中。

龙口的黄山馆镇曾经是明清古驿，主要用于官府传递公文、运输官物和护送来往官员。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、政治家徐镜心故居就位于黄山馆镇。

龙口市黄城阳村坐落在大山深处一个村庄，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作“胶东小延安”。纯朴的黄城阳村民用生命和鲜血与日寇和伪军进行殊死斗争。

(本文作者为烟台作家协会会员)